

唐荆川左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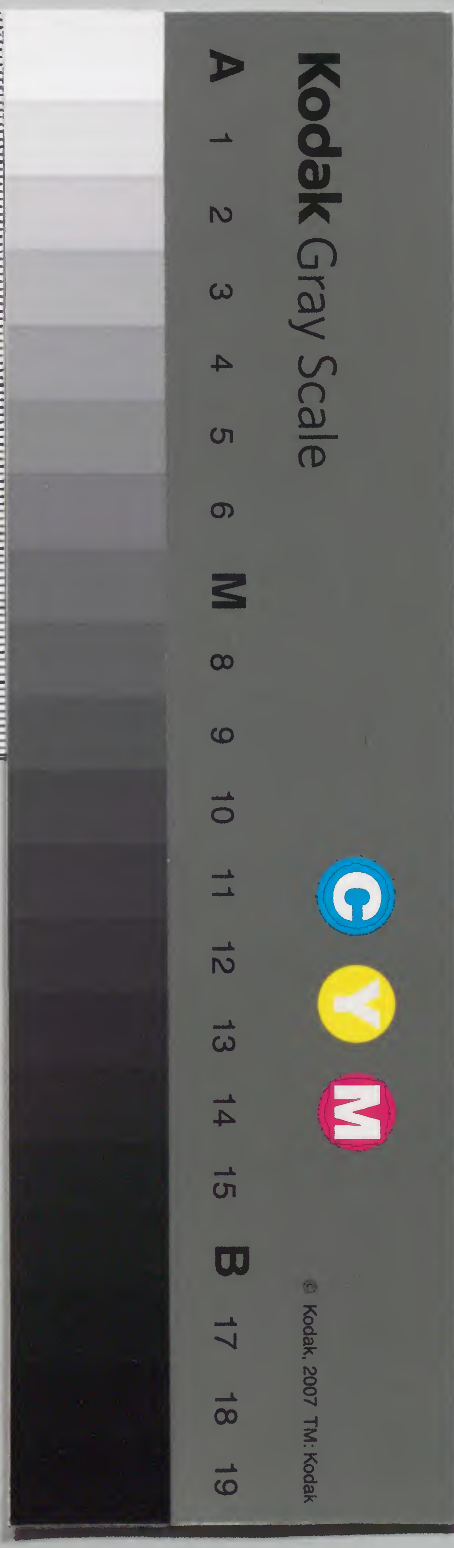
三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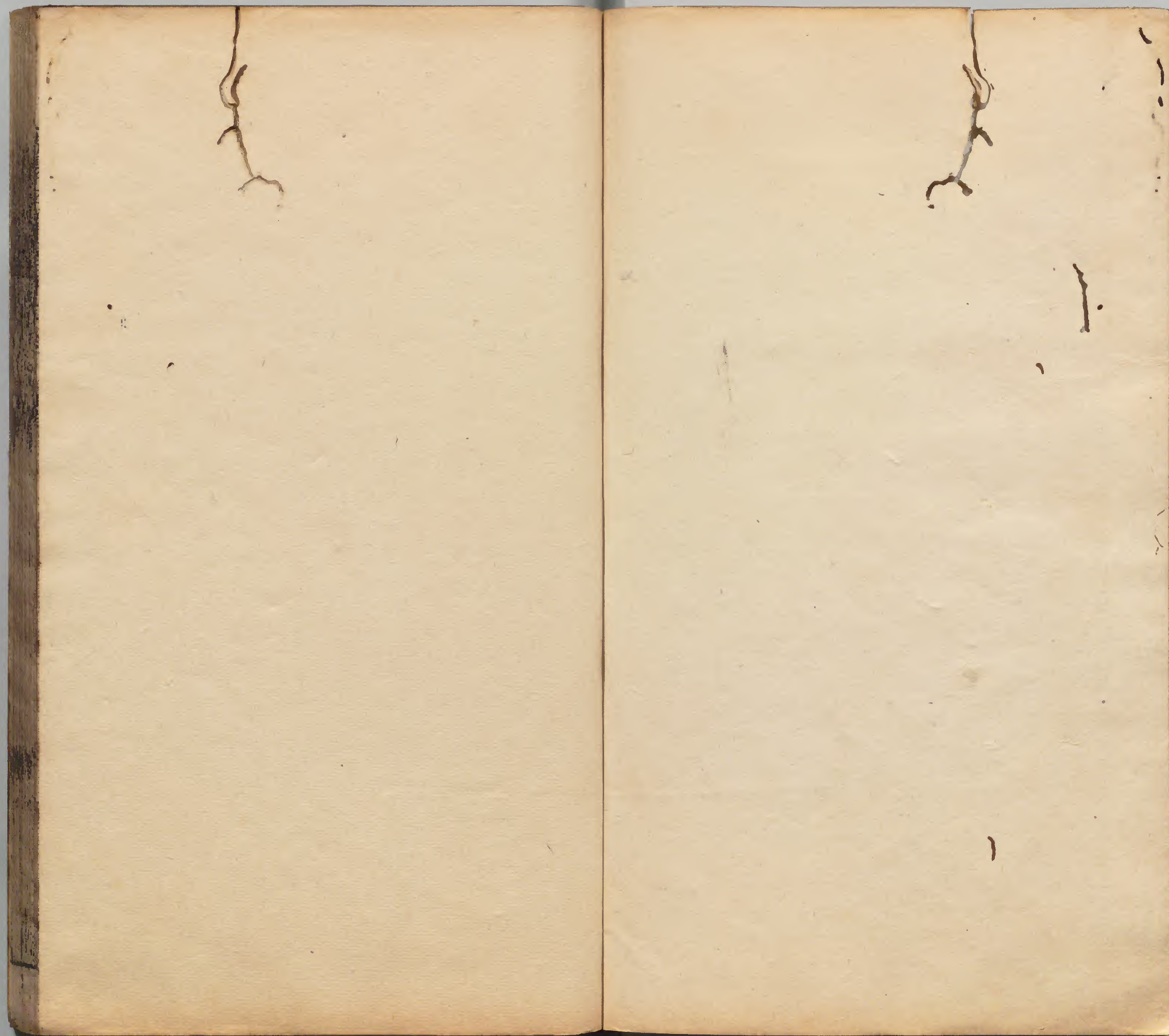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〇	二〇〇〇	漢書

庫文閣内			
函	冊	號	類
二九	一四〇	二〇〇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36)	
函號	290	118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七

漢張良

謀臣一

漢張良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
卒卒二十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
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
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

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

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大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厯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

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
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
秦輒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
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
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畧南陽郡南陽守齮
走保城守宛引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秦在前此危
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
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
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

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
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
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
有強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
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南陽守齮降封爲殷
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遇番君別
將梅銜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秦民皆喜西
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
兵尚疆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

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今酈食其持重寶咄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畔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輒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爲富家翁邪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

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二月項羽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在尹項伯者項羽季父

也素善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
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
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
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
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
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
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
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
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
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絲毫不敢有戶

近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
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
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
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
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
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
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
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
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
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之

言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
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羽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
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
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入爲壽畢曰軍中無以
爲樂請以劍舞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
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
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
意常在沛公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欲止不內
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遂入披帷立羽曰客何爲
者良曰沛公之叅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

卮卮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羽曰壯士復能飲乎
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
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
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沛公先入咸陽毫
毛不敢有所近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
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
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
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
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間行趨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

史記卷之九十一 項羽
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使臣獻
璧羽受之又獻王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
爲沛公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漢王賜張良金
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
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
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曰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
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以示天下無還心以固
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
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以俱東良說項王曰

王燒棧道無還心矣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項王竟
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是時蕭何爲丞
相薦韓信爲大將漢王亦已用韓信策還定三秦矣
良乃遺漢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
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項王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
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行歸漢漢王復以良爲成信
侯先是陳平事楚爲都尉因事懼誅亡歸漢漢王與
語悅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
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
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

史記卷三十一 項羽本紀
七
愈益幸平遂與良俱從東伐項王漢王至洛陽新城
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
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
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
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
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
發喪祖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
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
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願從諸侯王
擊楚之殺義帝者于是良從漢王東擊楚時項羽方

擊齊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
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
其兵二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
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
相國將其兵畧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
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
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
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
萬人漢卒皆南走楚又追擊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却
爲楚所擠十餘萬人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

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
迎楚軍楚軍大亂散壞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
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
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
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
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
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破彭城布又稱
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
怨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

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于是漢王使隨
何說布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足召
布入見布大怒悔未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皆如漢王居布之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
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
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臯
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
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
特將嘗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三年項羽急圍漢王
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

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能戴陛下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趨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其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書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下能制項羽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羽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武王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戈于天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異矣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

休焉無所與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燕牛桃林之
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
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
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韓
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
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
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而公事今趨銷印漢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
之術其要有三一日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

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
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
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
鄼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
天下皆歎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
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已之黨而益秦
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蓋謂取非其有
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六國在漢王所謂割
已之有以資敵說之名而受其禍也此同事而異形
者也是時漢遣韓彭張敖上表之信擊殺龍

且遂破齊信使人言漢王曰齊爲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擊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君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良與陳平驥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楚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遂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

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
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漢六年
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
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
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授張良爲
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功臣良以廐將起下邳以韓申
徒下韓國山上張旗志秦王恐降解上與項羽之郟
爲漢王請漢中地常計謀平天下侯萬戶上已封大
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

維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
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
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
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
此屬畏陛下不能盡言恐有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
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
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
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乃置酒封雍雍為侯而急趨丞相御史定
功行封羣臣酒盡書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齊人婁敬說上曰秦二君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
言周王數百年秦二君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
澠倍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留侯曰雒陽雖有此
固其中小不逼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
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
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
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渭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

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
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上欲廢太子
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諍未能得堅決者
也吕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吕后留侯善畫計焚上
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澤劫留侯曰君嘗為上
謀臣今日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
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吕澤强要曰
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
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

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
 愛金玉壁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
 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
 之間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
 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
 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
 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
 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
 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

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曰
 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
 愛予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
 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
 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
 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在
 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西
 人意上曰吾惟堅子固不處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
 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

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今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十二年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昔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大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

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汗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臣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恠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我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

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異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
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
矣呂后真而主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當
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
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
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
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
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
韓報讐擅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
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
留侯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
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強聽而食孝惠元年冬十月
遣張良立齊太子襄為齊三呂氏曰按哀王遺諸侯
王書曰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然
則漢諸侯王之繼立必待天子之使命之而後立也
以留侯之重又當其季年乃親為此行者蓋齊之地
勢號為東西秦漢朝待之不與待他藩國同故屈元
老以策命之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

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大公書者後十三年從
 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
 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
 帝五年坐不敬國除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
 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父老予書亦可恠矣高祖離
 困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
 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
 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又敘傳曰運籌
 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

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良子辟彊孝惠帝崩發喪大
 后哭泣不下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
 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
 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
 呂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外事如此
 太后必安君等幸得免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
 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自此起

卷之三
王猛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士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之交通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隱華山懷佐世之志候風雲而後動桓

溫伐秦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
言苟若無人溫察而異之間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
師十萬仗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
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
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
然無以酬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猛軍謀祭酒溫
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
拒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秦東
海王符堅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豪傑尚書呂粲
樓中丞梁平老等皆與相善時秦王符生醜虐不道

勳書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堅左
右密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主秦祀
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弗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呂
婁樓婁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
有王猛其人謀畧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婁
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
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中丞梁平老等亦勸
堅宜早圖堅心然之而未發會生夜對侍婢言曰阿
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阿法者堅兄清河王法
也婢以告堅及法法與梁平老等率壯士數百潛入

雲龍門堅與呂婁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衛壯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睡堅兵引生置別室尋殺之堅卽僭位以梁平老爲右僕射呂婁樓爲司隸校尉猛爲中書侍郎掌機密以李威爲左僕射威堅母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堅父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猛之賢嘗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猛以兄事之先是堅大父符洪自枋頭起事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克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

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于是赦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猛代之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於是秦

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
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堅親臨太學考第
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以猛為京
兆尹符生母彊太后弟特進彊德醜酒豪橫掠人財
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
赦之不及與中丞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
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
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
也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加
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猛薦陽平公融光祿

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為中書監羣為太
子家令彤為太子庶子陽平公融堅母弟也好文學
明辯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
刺少有令譽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
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猛為僕射時年三十
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
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隄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
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
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
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

老氏然後百僚可整會世入言事堅與猛欲激怒世
堅佯問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
曰楊璧臣之壻也壻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
猛讓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
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
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廡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
數譖毀猛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
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項之遷尚書令初涼李儼
據隴西降秦旣而復通於涼後復與涼絕涼王張
錫自將三萬人討儼儼懼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曰

請救堅遣猛救儼天錫遣將逆戰猛大破之俘斬萬
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抱罕城下猛遣天錫書曰吾
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
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筭也若將軍退舍吾執
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
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
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
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初張天錫
之西歸也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
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

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
 救於人以免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
 守以老之彼將自退儼被執猛責儼以不即出迎儼
 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以儼歸至長安堅以儼為光
 祿勳賜爵歸安侯晉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
 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
 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明年匈奴寇
 秦堅自將討之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居守淮南公幼
 帥杏城之眾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年
 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幼

復由州刺史魏公庾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幼
 庾武昔生弟也柳據蒲坂雙據上邽武據安定庾據
 上邽以叛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
 盛兵守華陰燕范陽王德以為符氏骨肉乖離投誠
 請援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次受其殃吳越之
 事足以觀矣宜命一將引并冀之眾徑趨蒲坂一將
 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圍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
 三輔示以禍福彼必望風響應太傅評曰秦大國也
 今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晉等智畧
 又非太宰之北閉關保境足矣庾遺牋於燕曰符堅



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本乘機取之恐異日有甬東之悔矣許又不用雙等以次誅滅而猛攻破陝擒庾至長安斬之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于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不亦善乎堅乃遣兵救燕桓溫與燕數

戰不利又聞秦兵將至乃走還燕慕容垂追及溫於襄邑大敗之秦燕旣結好燕使郝咨梁琛相繼如秦畧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畧東方之事畧知燕將亡陰欲自託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琛從兄奕爲秦尚書郎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琛曰昔諸葛瑾爲吳聘蜀於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今使人卽安私室所不敢也奕數問東事琛曰兄弟本心各有所在欲言國美恐非所欲聞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王祐勸堅留琛堅不許初燕太宰慕容恪疾病燕王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吳王聖文武兼資

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
之計言終而卒時太傅慕容評專國垂素為評所忌
自襄邑還威名益盛評愈忌之密謀誅垂垂懼出奔
秦初堅聞慕容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
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
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
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
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
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關中士民素聞垂名
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

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
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
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
將軍封賓徒侯奉留燕使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
而進北至郡垂已奔秦琛言于太傅評曰秦人計關
軍旅多聚糧于陝東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
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
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
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
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明

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爲然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略秦晉兵旣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揚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遺燕荊州刺史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泉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關取鄴都金墉窮城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之子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

法無飲酒從容謂曰今當遠別卿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聞東朝北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犇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爲反聞徙之沙城在龍城南六百

里令終不自安後以作亂爲燕所誅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斃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酌庸其勉從朕命猛督諸軍十六萬騎復伐燕堅送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虜猛曰臣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

鑿與親犯塵霧但願速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秦將楊安攻晉陽久未下九月猛引兵助攻爲地道使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遂入晉陽蚝與鄧羌皆秦中萬人敵也慕容評屯潞川猛進兵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覘燕軍期以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之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遠期應斬羌頓首成戰以贖罪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問羌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害之猛

謂羌義而有身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既免
羌詣猛謝猛執其子曰吾試將軍而將軍於郡將尚
爾况國家乎慕容評其人貪鄙鄧固山泉擊及水
積錢帛如丘陵士卒怨憤莫有關志猛聞之笑曰慕
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乃遣
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
火見鄴中燕王晞懼讓評曰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
何憂於貧若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
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請戰秋七
月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
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
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
不亦美乎衆皆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
之衆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勅敵將軍勉之
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弗以爲憂猛曰此非吾
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
而兵交猛召羌羌寢弗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
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
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
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評單騎走還鄴秦

兵長驅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
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
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
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
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
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
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
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
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

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
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
夫前卻入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
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幼冲鸞駕
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暉以
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堅遷慕容暉及其
百官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他
日與僚屬宴語及燕使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專美
本朝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敢問取臣之道何
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

季布也猛大笑秦封滹為新興侯猛進爵清河郡侯
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
鄧羌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
猛以潞川之功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
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
不以吏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
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楊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
以擢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秦以光祿勳李儼
為河州刺史鎮武始儼卒于上邽是年桓溫廢晉主
為海西公猛既留鎮冀州遺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

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猛以六州任重言
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以停寢別乞
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
復桓昭之有管樂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
勞於求才逸於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
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
之亦難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
責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陟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
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仍
遣侍中梁謹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秦以清河房

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徹爲
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爲著作佐郎郝畧爲清
河相皆關東士望猛所薦也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
經才成一藝者所在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
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猛俄入爲丞相稍
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
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於暫見擬卿於臥龍卿亦異
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十載之會
雖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
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洪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

許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苗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
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
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不而
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秦王堅如
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陛下羣
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帝太后天下何
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試非急務王
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
不復獵先是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獲其將陰據
及甲士五千人至是堅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

史記卷之八十三 三十一
作郎梁殊送之因命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
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
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
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
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
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
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
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
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涼州刺史西平
公融嘗坐擅起學會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

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中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
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
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
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字謂之曰高子伯
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速猛
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
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跡齊魯未聞明詔褒
美乃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
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
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

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
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
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堅許之是時有彗星
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
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燕分東井
秦分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
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暉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
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
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南面
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本非慕義而來今陛

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滿朝執權履職勢
傾勳舊臣愚以爲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
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
汝宜息慮弗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攘災苟能內求
諸已何懼外患乎堅從容嘗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
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
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
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
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
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

發遣及始出關邵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止事無
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
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猛寢疾
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
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
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言終而死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
龍驤將軍皆敵國子孫來降者爲堅所寵任故猛臨
終言及之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晉
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武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
輿訟觀於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
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教
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
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
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音句後宮置典
學以教掖庭選闈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
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又下詔曰朕聞
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
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遠世鬚髮中白每一念之不

覺酸動今天下既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
周巡郡縣問民疾苦其後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
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
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
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乃更始立
學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且諸將
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授教於書生非
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
圖之堅乃止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
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大修舟艦兵

器飭以金銀頗極精巧慕容農私言於垂目自猛之
死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
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
止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
奇寶珍恠飭之尚書裴元畧諫堅悅命去珠簾以元
畧為諫議大夫堅將謀伐晉羣臣皆以為不可羣臣
出獨留平陽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
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
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吾復何

望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羗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不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于堅曰鮮卑完虜我之仇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與堅兄子東海公陽謀反事

泄問反狀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貴也堅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赦不誅徙皮於朔方之北遂伐晉大敗陽平公融沒於陣堅返國慕容垂姚萇等皆叛之堅竟爲萇所弑王通氏曰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又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

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其孝文之力也

北魏崔浩

崔浩字伯深博陵人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百家之言無不該貫精研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著作郎魏主嗣明元初拜博士祭酒常授帝經書明元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總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時有兔在後宮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以爲當有鄰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與果獻女恭常五年晉元熙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

皇朝通志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當都鄴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饑
帝以問浩浩曰非長久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
廣漢之地人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
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
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阻四方聞之
有輕侮之意屈巧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設
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伐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
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
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
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

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中熟事有濟矣帝然
之復使中貴人問浩曰今既無矣至來秋或復不熟
將如之何浩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
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於是分人詣山東三州
就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僕妾各一人
及御衣錦絹等初姚興死之前歲太史奏熒惑在匏
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
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乃召諸儒碩與
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
其至之日各其物也謂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

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中喧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服先是姚興嫁女於魏主魏主以為妃寵亞於后晉將劉裕伐姚泓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險裕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或難測若登岸北侵其執便易且秦壻婦之國不

也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內朝咸同外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司馬休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從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鄰之名縱裕得關中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

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計上策也夫爲國
之計擇利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國家
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爭守河北也議
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
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
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爲晉將朱
超石所敗帝根不用浩言明年晉齊郡太守王懿來
降陳計稱劉裕在洛勸以軍絕其後路則裕軍不戰
而可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帝聞浩曰
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
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叛親離乘其危亡將易兵
精克之必矣帝曰劉裕何如慕容垂浩曰垂承父祖
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衣蛾之赴火少加倚仗
便足立功裕挺出寒微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
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裕若平姚而篡其
主秦地戎夷混并裕亦不能守之秦地亦終當爲國
家所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
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
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
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瀆帝笑曰卿量之已審

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
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
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
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漢北涼朴之人南入漢地變
風易俗化洽四海自吳義辰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
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
氏封殖不思樹黨強鄰報復讐耻乃結嚅嚅背德於
姚弋儼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爲人殘滅耳帝
大悅說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
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是年劉裕滅

司馬休之等奔魏裕還關中諸將作亂赫連勃勃
關中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
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召諸儒術士問之
曰災咎將在今國朕甚畏之浩曰災異由人而起人
無彙妖不自作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
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
裕篡主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帝深然之五年宋
果代晉南義士宋改元赦書諸帝幸東南烏瀆池射
鳥聞之驛馳至浩告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
今日始信大道初浩父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宏疾

篤浩剪髮鬻髮夜在庭中仰瞻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浩曰今茲日食於胃昂盡光越代之分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爲我設置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警言自聖化隆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

三社稷幾危今宜早隆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

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克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此實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機也今長皇子年漸一紀明獻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

百僚總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諸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初帝聞宋主裕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

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思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並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帝大怒不從遂遣奚斤等南伐議臣藍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畧地斤請先攻城

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獲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薙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畧地至淮爲限列營守宰收歛租穀潯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圍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帝怒乃親南巡拜浩爲相州刺史隨軍謀主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自朝廷禮義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嘉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莊老之書每

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神及世祖卽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擬議輒召問之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常性敏達長於計謀自比張良而謂稽古過之旣歸因修服食養生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一十卷使之清整道教又遇神人李譜文

張彩刊

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錄真經六十餘卷使之輔
 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
 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崔
 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
 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於虫獸之文未若
 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
 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
 老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
 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
 之南重壇五層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

會數千人先是浩嘗從明元帝幸西河太原下臨河
 流傍覽川城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
 非考秦皇漢武之違失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
 浩言聞其論古興亡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歛容深
 美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陶也但
 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當兼修儒
 教輔助太平真君而學不稽古為吾撰列王者政典
 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
 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始光中進爵東
 郡公拜太常卿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曰彼

王正

史記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若城守以逸待勞蠕蠕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唯
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鉤陳鉤一云已而行其
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
時會並集不可不進帝乃使一軍擊蒲坂一軍擊陝
城而親率輕騎畧其都城大獲而還明年復討昌次
其城下分兵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
降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
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茂不濟矣故
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
及朮昌王徼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

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
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
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
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
兩翼鼓譟而追行之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
沙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
天不助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美待後日
浩斥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
賊前行不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
在人豈有常也帝乃分騎奮擊爲左右隊以倚之大

呼而前昌軍大潰遂克統萬昌奔上邽魏主還平城
遣將攻上邽擒昌以歸於是赫連定于平涼復取長
安是為神麈元年也宋元嘉五年二年議擊蠕蠕朝
臣內外盡不欲行帝皆不聽唯浩贊成之尚書令劉
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
史張深徐辯說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
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又
羣臣共讚深等云深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
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
召浩與深等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

日月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
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
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
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
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違
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昂至今猶然其占三
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
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
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深等慙曰蠕蠕
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

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苦士馬浩
曰深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
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
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人令復
舊位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
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
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
將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
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
人塞國人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至

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
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深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
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
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深等
自以無先言慙不能對帝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
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既罷朝或有尤浩曰吳賊
南侵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
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
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北破

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
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
盡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
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國家與之
河南彼必不能守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
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豕
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且蠕蠕恃遠謂國
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
皆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
望塵奔走牡馬護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

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
可失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先是宋
主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
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蠕蠕聞之大笑謂公卿
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吾若不
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
決矣遂行寇謙之謂浩曰是行可果克乎浩曰必克
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願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
爾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
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廬數百萬

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
沿弱水西至涿邪山諸大將果慮深入有伏兵勸帝
止謙之以浩曩日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
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穹廬科車自載
將百人入山南走人畜寔聚方六十里無人領統相
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聞涼州
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
旣還南軍竟不能動如浩所料浩明識天文好觀星
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清夜有所見卽以銀
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太武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

卒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帝爲舉七箸或立
嘗而還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內加侍中
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
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
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
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時長孫道生爲司空性清
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王頌羣臣曰
智如崔浩廉若道生又召新降高車渠師數百人賜
酒食於前指浩以示之曰汝嘗視此人纖庭懦弱手
不能彎弓持矛其爲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

有征討之志而慮不決其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
至此矣乃敕諸尚書與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
皆先諮浩然後行俄而青蕃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
請兵三萬因其先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
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
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
馬力有餘南賊喪精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
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
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
給分兵四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

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
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
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
南抄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披毛求瑕冀得肆心
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昔公行私爲國生
事非忠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
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
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
延之等冷誘引邊人先是劉裕將篡晉剪除宗室之
有才望者楚之叔况皆死楚之乃亡之汝穎間聚衆

以謀復讐其節下士有衆高餘屯據長社後歸於魏
故魏人欲將之其圖宋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
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
宋族必舉國駭擾懼必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
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
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
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
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
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
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

也楚之之徒是彼所忌焉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
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
等瑣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爲國生
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執說姚興求
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禍及姚
泓已然之效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
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
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
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
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

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
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
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元發而攻人
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
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
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魏主不能違衆
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滄陽平
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宋兵
遂疾發劉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魏主以河南
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修之守滑臺尹冲

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
潼關於是司亮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
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歛戍北歸必并
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不可以爲憂乎是
時赫連定攻魏遣使求援於宋約合兵滅魏遙分河
北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王聞之乃先討赫連
羣臣皆曰義隆軍猶山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
克而義隆乘虛則東州敗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
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連摺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
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

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屯在河曲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百里中一處不過千人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傳兒情見正望固河自守免死爲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心什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輩所及願陛下必行無疑帝乃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北京旣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容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

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敕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是時魏將攻宋宋將到彥之棄四鎮奔歸神麈四年宋元嘉八年魏遣使聘宋且求婚宋主依違答之魏方士邴織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禳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召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

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織
奏改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期受命開
拓洪業諸所制宜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
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
億不待假名以爲益也織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及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
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
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
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
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

書濫酷太宗承之吏亦文深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
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殺
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
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
入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修文理廢職舉逸
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
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周邦易
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玄之比者盡勅州郡以
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叙
用玄浩之甥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直使我懷

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辯姓族玄請加三思
 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大延五年宋元嘉十六年時
 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
 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
 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
 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嘗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
 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
 卒至必驚懼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牧犍幼弱諸
 弟驕恣爭權縱橫人心離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
 變都在秦涼成亡滅之國也帝命公卿議之恒農王

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
 純臣然繼父修職貢朝廷接以藩禮又王姬釐降罪
 未甚彰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可宜小息又其
 鹵斥畧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
 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右弼李順之
 徒皆曰自溫闡河以西至於涼州地純枯石了無水
 草不見流川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
 一丈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聞軍至決
 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
 草不任久停車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



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
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
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
縣也又雪之消液裁不歛塵何得通渠引漕灌溉數
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吾曹目
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
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
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羣臣旣出將軍伊馥
言於帝曰涼州若無水草彼將何以爲國衆議皆不
宜從浩言帝善之魏主旣行見姑臧城外水草

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對
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魏主之將伐涼州也
太子冕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
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
其間乃無燥地緣汝初爲李順等所惑故有此勅以
釋汝疑魏王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畧有餘吾
不復以爲奇伊馥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
可竒也馥善射能曳牛却行走及犇馬而性忠謹故
魏王特愛之後李順竟以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
死未嘉之亂中州之人避地河西者張氏據涼以來

多禮而用之號稱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字所任多
 文儒帝克涼州皆禮而用之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
 受禮命魏以為河西右相魏主以涼國師助教索敞
 為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貴游子弟不以講學
 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游皆
 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
 常爽置館于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
 科弟子事之如事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
 稱爽訓勵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

書法亦詳以為中書博士魏寇謙之言於魏主今陛
 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
 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真君三年宋元嘉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錄旗
 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錄錄之又奏作靜輪宮
 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
 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冕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
 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
 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
 高為功差易帝不從又詔浩總理史務務從實錄於



是監秘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衷闕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為己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皆歸宗於浩真君五年宋元嘉二十一年太子晁如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尚書令劉潔共機要侍寵自尊魏主心惡之及將襲柔然潔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尚

書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欲敗魏師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魏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潔因使人驚蹙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潔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潔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潔囚之帝之北行也潔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潔聞尚書左

丞張嵩家有圖識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識事連南康公狄隣潔嵩隣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在勢要好威福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潔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魏王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理量決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兵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

浩曰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不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帝悔之後蓋吳為鎮將陸侯所滅帝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各千段帝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患匈

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爲滅賊之
資東西迭擊故漢末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
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人案
前事故事計之長者若徙其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
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
潤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
克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真君十
年元嘉二十六年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
道畧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內可汗悉國內皆
兵圍那數十里那招塹堅守處羅挑戰輒爲那所

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去那引兵追
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
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于廣澤畧陽王羯兒收柔
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
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爲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
州刺史杜驥使其歸城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
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高涼王
那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
馬夏侯相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侵青兗冀三州
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魏主自將攻壽陽

遺宋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
 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正欲譎誑
 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
 以貨誘我邊民募仕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
 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
 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當釋江南
 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
 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見縱彼往日北通
 蠕蠕而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割
 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可

真日已死我 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
 秋當復往而 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
 作何計為握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
 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
 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
 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
 烏得與我較邪符堅向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
 夜則離彼百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
 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慮今已殺盡豈天資
 我取彼亦不須我兵以此有善况淩羅門當使鬼縛

以來耳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荐
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太子
晃曰先徵之人方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
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爲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
吏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
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從其非而
較勝于主將何以堪之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
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
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異
禮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明神

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
神悉罷之魏主從之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
其道浩素不喜佛法每言於魏主以佛法虛誕爲世
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
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
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爲亂耳命有司
案誅闔寺沙門闕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
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女浩因說帝
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
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

方令一用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
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
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
內鞠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真返羲農之治其
一切盪除滅其踪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
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
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
刺史諸有浮圖佛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
長悉阮之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
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

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子遺浩又上五齎元曆
表曰太宗卽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
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
式九宮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
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
至乃夢與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
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
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十餘家皆
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慙
其如此今遭陛下大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

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恩
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
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
皇五帝矣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
星行度一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
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
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大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
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此二星何
得有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浩

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
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恠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
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
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
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
爲人論說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
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
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浩又以晉書諸家並
多誤著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秘
書郎鄧彥海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備逮

於明元廢不著述神麈中魏主以浩監秘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郝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著論語及易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併求救浩註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至是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用標湛議刊石立于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

卷之六十七 崔浩

三

戴仕

者皆以為言此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于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浩服受賅真君十二年宋元嘉二十八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秘書郎史以下盡死魏上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眷寵亞於浩初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政置檻內送

卷之六十七 崔浩

三

鳳五

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渡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
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或以為報應之驗
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草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
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
此浩書體勢及其父宏而巧妙不如也世寶其跡多
裁割綴連以為摹楷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三十七

